

倪正茂 著

逻辑 辨谬 集锦

LUOJI

BIAN MIU

JIJIN

延边大学出版社

逻辑辨谬集锦

倪正茂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延吉

责任编辑：吴绍钊

封面设计：刘桂湘

责任校对：刘耀亭

逻辑辨谬集锦

倪正茂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90千字 印数：00000—1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634—0117—2/B·15

定价：1.70元

前 言

祸福相依、陵谷交替、虚实互补、成敗转易……万事万物的这种生灭转化，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因而熟视无睹。至于从中悟出探求真理的妙诀来，包括从中悟出掌握和运用逻辑的妙诀来，则鲜有所见。

其实，“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学习成功的经验、公认正确的知识固然可以增长见识，而剖析谬误，也可以同样达到发扬智慧之光的目的。苏轼《凌虚台记》有云：“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事物的交替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刘禹锡：《浪淘沙》），如果我们穷究事物发展的底蕴，那么，往往可以从先人的谬误中得到启示，从对先人的谬误的剖析中，探寻被掩埋日久的真理，或者帮助我们巩固地掌握真理。

有鉴于此，笔者在参加撰写《逻辑推理集锦》（《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即开始旁求博采，搜集古今中外的种种谬误，以期作为逻辑分析的素材，撰著《逻辑辨谬集锦》，帮助读者从“辨谬”的角度，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逻辑知识，提高运用逻辑的能力。

然而，囿于繁重的法学研究业务和大量的社会工作，更囿于力薄能鲜、才疏学浅，而长期友好合

作的郑伟宏同志又一头钻进了印度古代闍明逻辑的研究且乐而忘返，笔者单枪匹马、时断时续地，直到今天，才勉强地在业余时间里写成三十余篇不象样的东西。由于篇幅甚少，本拟束之高阁，以待日后寻暇，补写若干，再作处理。但延边大学出版社的同志得此信息，盛情恳请先行印发以飨读者。情词恳切，却之不恭，且亦难以料定何年何月可以忙里偷闲重操“旧业”搞点逻辑，也就不惮“名为辨谬却谬误百出”之可能，交付出版了。当然，将来如有可能，还是要陆续补写的。而现在，则恳请读者诸君卒读拙作之后，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反改革”者的“祖传”“逻辑”	1
漫评对改革的一种议论	8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12
“小马克思”不是马克思	16
主教的胡言和律师的乱语	20
“正人君子”的“诱杀手段”	24
姚文谿为何“支支吾吾”	28
“神助”、“鬼祸”论可以休矣	32
“小心求证”的“小心”	36
“大脚色”的“逻辑”的“奥义”	4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45
南辕北辙，“谅”而无“必”	49
“咬定青山不放松”	53
宋玉的诡辩	57
“李白斗酒诗百篇”说明什么？	63
“诗圣”和“书橱”	67
白璧之瑕	71
一字之差论短长	75
苏东坡冤枉了陶渊明	79
作快慢“不妨兼美”乎？	83

一个丧心病狂的二难推理	87
鞭靴之小“受亦无妨”乎?	91
“今天天气哈哈”	95
扑朔迷离的“谜”	99
“玫瑰花悬案”的“平息”	103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乎?	107
“仲尼不知善赏也”	112
精彩的寓言，错误的类比	116
樛留谬对韩宣王	120
郗献子“非分谤也，益谤也”	123

“反改革”者的“祖传”“逻辑”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于是有反改革者，于是又有反改革者的种种奇谈怪论。这一点，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影响最大的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改革的涛声不绝于耳，改革的风浪此伏彼起，但“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反改革的奇谈谬论也豁然尘上。1925年3月12日，鲁迅写信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愤慨地指出：“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反改革’的人们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

（《华盖集·通讯一》）为了反击他们的奇谈怪论，在这封信寄出以后，鲁迅接连写了《论辩的魂灵》、《牺牲谟》等别具一格的杂文，将“反改革”者的“逻辑”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给了他们以有力的打击。在《论辩的魂灵》的开头，鲁迅写道：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

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但贴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贴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起来的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乱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接着，鲁迅就将“鬼画符”上的“逻辑”妙论“摘录数条，以供同好”。用让“反改革”者现身说法的办法，将他们的谬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且来辨析其中的几条。其一：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其中包含着如下的推理和判断：

（1）推理：

洋奴会说洋话，
你主张读洋书（说洋话），
你就是洋奴。

（2）推理：

洋奴崇拜洋书，
洋奴是人格破产者（即无价值），
所以洋书无价值（“其价值从可知矣”）。

（3）判断：

我读洋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学校的功课，政府的功令”）。

(4) 判断:

凡反对我读洋文的就是“反对政府”者。

(5) 推理:

反对我读洋文的就是“反对政府”者;

“反对政府‘者’人人得而诛之”,

所以,反对我读洋文者“人人得而诛之”。

略具逻辑知识者都不难辨析这些推理和判断的谬误。推理(1)大小前提里两次出现的“说洋话(者)”应起中项的桥梁作用,但由于它一次也不周延,所以不能将大前提的主项“洋奴”与小前提的主项“你”联结起来。这样,结论强行将大小前提的主项联结起来,就得出了不合逻辑的结论。推理(2)的逻辑结构与逻辑错误与(1)是雷同的,同样得出了不合逻辑的结论,判断(3)本身并无逻辑错误,但它与推理(1)对“读洋书”的否定,构成了逻辑矛盾,违反了矛盾律。判断(4)的逻辑结构虽无毛病,但其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一个内容不正确的判断,推理(5)以错误的判断(4)为大前提,尽管推论过程遵守了规则,仍就推出了错误的结论。

其二: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

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这里包含着八个推理：

(6) 推理：

“你说甲生疮”；
“甲是中国人”；
“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

(7) 推理：

“中国人生疮”；
“你是中国人”；
所以，“你也生疮了”。

(8) 推理：

甲生疮；
你也生疮；
“你就和甲一样”。

(9) 推理：

如无自知之明，他的话就无价值；
你“无自知之明”；
“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

(10) 推理：

卖国贼是说谎的；
你也说谎；
“所以你是卖国贼。”

(11) 推理：

凡骂卖国贼的都是爱国者；
“我骂卖国贼”；
“所以我是爱国者。”

(12) 推理：

“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我是爱国者”；

“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

(13) 推理:

我的话是不错的,

我说你是卖国贼,

所以“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其中,推理(6)的小前提“甲是中国人”的谓项不周延。根据推理规则,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否则就要犯“结论超出前提范围”的逻辑错误。推理(6)中,结论“中国人生疮”的主项“中国人”为周延,犯了“结论超出前提范围”的错误。推理(7)以推理(6)的错误结论为大前提,从而又推出了错误结论。推理(8),大小前提中相同的概念“(是)生疮(的人)”一次也不周延,不能起中项的作用,强行推出的结论“你就和甲一样”无必然性,不合逻辑。推理(9)的小前提是从以上错误推理得出的错误判断,因此,使这个推理的结论也错了。推理(10)与前述推理(1)、(2)、(8)一样,犯了“中项一次也不周延”的逻辑错误。推理(11)的大前提不正确。骂卖国贼的人,出发点不同,目的各异,有的确为爱国者,有的自己也是卖国贼。鲁迅的《好东西歌》写道: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烽烟,

北人逃难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误解

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好东西歌》非常深刻、生动地揭露了“你骂我来我骂你”的不过都是一丘之貉。由此可知，“凡骂卖国者的都是爱国者”这一大前提是不正确的，由此推出“我是爱国者”，也属荒诞不经的结论。推理（12）的小前提错误，因而结论也错误。推理（13）的大前提是由推理（12）错误地推出的结论充当的，所以，由此而推出的结论也不合逻辑。

其三：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这里，“我”以为“你”不是“人”的依据是两个推理：

（14）我如果叫你爹爹，你就是我的爹爹；

“现在我就叫你爹爹”，

所以，你就是我的爹爹。

（15）畜类的爹爹是畜类；

“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

“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推理（14）的大前提是一个假言判断。假言判断的前件与后件必须存在有机联系，从前件能推出后件。否则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14）的大前提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因为从“我叫你爹爹”推不出“你就是我爹爹”来。大前提既错，结论也就错了。推理（15）的小前提是推理（14）的结论，因此，推出（15）的结论自然不正确。

此外，《论辩的魂灵》中还有许多条诸如此类的“祖传”“逻辑”。鲁迅将“反改革”者的“逻辑”精髓加以提炼，极为生动地让他们自我暴露，极尽冷嘲热讽之功，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启发：“反改革”者的嘴脸原来如此！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给今天的实践提供借鉴。今天的“反改革”者的谬论，有不少是与“鬼画符”如出一辙的，切切不可上他们的当！



漫评对改革的一种议论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稳步地向前发展。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赞扬。但是，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走的每一步路一样，总是有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溯其原因，心怀嫉恨者有之，闭目塞听者有之，推理不合逻辑者亦有之。例如有的人专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觅言外之意。你提倡“这个”，他就说你必定反对“那个”；你强调理想、纪律，他就说你不要改革了，要“收”了，等等。这种人的推理是很不合逻辑的。这使人不由得想起《战国策·魏策》中的一段故事。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

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问曰：“奚笑？”

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

文侯曰：“善！敬闻命。”

这类故事在史籍中比比可见，“见惯不怪”，大家习以为常，不加究诘。其实，是很值得一议的。

田子方的推论是：

国君或乐于办理政事，或乐于欣赏音乐，
您（魏文侯）乐于欣赏音乐，

所以，您在政务上怕是一个聋子。

凡事都有一定的度量关系，“过度”，就会出毛病；不“过度”，则不成问题。欣赏音乐与办理政事也有度量关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在那儿欣赏音乐，连办政事的时间都不存在了，当然不行。即使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欣赏音乐上，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君来说，也是不适当的，难免“聋于官”。但是，如果在政务之余，稍事休憩，听听音乐，看看戏剧，不但不影响政务，反而能收积极休息之益，使人在工作时精神更加饱满。魏文侯是在什么度量关系上接受田子方的谏议呢？从《魏策》的上述记载中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只能就事论事地对这段文字进行分析：“办理政事”与“欣赏音乐”二者并不绝对排斥，一般地说，是相容的，以相容选言判断为大前提，不能采取小前提肯定一部分选言肢而结论否定另一部分选言肢的形式进行推论；因此，田子方担心魏文侯“聋官”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魏文侯却赞之曰“善”。这一“善”非同小可，后世的帝王都一齐标榜起自己是个“宵衣旰食”地勤于政事的好皇帝来了。也许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吧，古往今来的文化名人，大多被渲染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怪物。其实，这种怪物是极少的。

一见中央领导人强调理想、纪律，就说不要改革了，这与田子方的逻辑如出一辙。可列成如下推论式：

或抓理想、纪律，或抓改革；
你强调理想、纪律，

所以，你不要改革了。

须知“理想、纪律”与“改革”是并不矛盾的，“抓理想、纪律”不但不会削弱改革，反而有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上列推论式中，大前提是相容选言判断，小前提肯定大前提的部分选言肢，结论否定另一部分选言肢，违背了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

善于分析这类逻辑错误，十分重要。现实生活中，不知不觉中犯这类逻辑错误的，实在太多了。例如，一个姑娘出全勤、守纪律、生产任务完成得比别人好，可是，仅仅因为她好打扮，就不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其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根本不影响生产。穿着与生产二者是相容的，把二者对立起来进行推论，显然错误。又如，有些同志出于好心，却错误地把恋爱、结婚与学习、工作对立起来：

或努力学习（工作），或与人恋爱（结婚），

你与人恋爱（结婚），

你就不能搞好学习（工作）。

这样的说教，用心诚然不错，但说服力总是很差的，其原因就在于不合逻辑：既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也不符合思维的逻辑。

宋朝诗人卢梅坡曾写过《雪梅》诗，其中第一首是：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梅、雪争春，这是诗人的想象。它所揭示的道理，